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九零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作品集

# 1990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 目 录

## 1990 年

- 在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评奖会上的书面发言  
..... (2)
- 我记忆中的沙坪坝 ..... (3)
-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 (6)
-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 (7)
- 我和外国文学 ..... (10)
- 致宫玺 (2月8日) ..... (13)
- 写在政协大会前夕 ..... (15)
- 致布伦 (3月6日) ..... (18)
- 致巴金 (4月6日) ..... (19)
- “如果冬天来了” ..... (20)
- 我差点被狼吃了! ..... (22)
- 介绍《蓝热》 ..... (24)
- 人民外交的十六个字 ..... (28)

---

故乡的风采 .....	(31)
致布伦 (5月3日) .....	(36)
致宫玺 (5月30日) .....	(37)
我为什么要写“面人郎” .....	(38)
我梦中的小翠鸟 .....	(39)
《冰心散文选》再版自序 .....	(41)
序台湾版《浪迹人生——萧乾传》 .....	(42)
致宫玺 (7月6日) .....	(45)
致宫玺 (7月9日) .....	(46)
话说君子兰 .....	(47)
教师节引起的联想 .....	(49)
《穆斯林的葬礼》外文版序 .....	(51)
《关于女人》是怎样写出来的? .....	(53)
致萧乾 文洁若 (8月2日) .....	(56)
致宫玺 (8月16日) .....	(57)
《长乐县志》序 .....	(58)
农历七月八日晨下雨 .....	(59)
又想起一首诗 .....	(61)
《梦之谷奇遇》序 .....	(63)
为福州会馆题词 .....	(65)
致巴金 (9月4日) .....	(66)
一本家长和老师们必读的书 .....	(68)
致宫玺 (9月15日) .....	(69)

---

致廖玉华	(9月15日)	.....	(70)
致巴金	(9月17日)	.....	(71)
致宫玺	(9月29日)	.....	(73)
《冰心近作选》自序		.....	(74)
致郭风	(10月9日)	.....	(75)
致张贤华	(10月11日)	.....	(76)
致颜学琴	(10月11日)	.....	(77)
在金近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	(78)
致宫玺	(10月21日)	.....	(79)
关于男人(之十)			
十二 悼念金近		.....	(80)
从“随”字想起的两段谜语		.....	(83)
关于“冰心儿童图书奖”		.....	(85)
致刘麟	(11月15日)	.....	(86)
《高士其全集》序		.....	(87)
为金陵明月奖征文大赛题词		.....	(89)
致蔡德亿	(11月30日)	.....	(90)
致王一地	(12月9日)	.....	(91)
话说我的名字的写法		.....	(92)
给《福建日报》副刊编者的信		.....	(94)
新春寄语			
——愿《民主》同人有话就说		.....	(97)
致铁凝	(12月22日)	.....	(101)

---

致颜学琴	(12月26日)	.....	(102)
致宫玺	(12月31日)	.....	(103)

1990 年

---

## 在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 评奖会上的书面发言

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评奖会今日召开了。我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到会，感到无限的愧歉！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是我最敬爱的女性。她一生热爱儿童，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她鼓励儿童文学作家们多为儿童写些提高儿童们科学文化素质的作品。这一届得奖的作家们都是以儿童科普小说和儿童科幻小说的文学形式，写出了极能引起儿童兴趣，促进他们热爱科学和钻研科学的精神，而终于成长为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的科技专家。为此，我向得奖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奉献上我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冰 心

1990 年元旦

## 我记忆中的沙坪坝

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①，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②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子吴平那时——1943—1945——就在南开大学附中③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

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 1940 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记不清了④，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歌乐山，沙坪坝也就不在我的望中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

1990 年 1 月 16 日

（本篇编入《怀沙坪 忆当年》续集。）

原编者注：由于年代久远，冰心老人已九十高龄，难免记忆不清。故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经向老人函询并从沙坪坝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资料佐证，特予注明。

①住址是林家庙 5 号。

②南开大学应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③南开大学附中应是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现仍是一所著名的重点

中学。一九八四年六月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嵌在整修一新的校门上。

④座谈内容为 1945 年 5 月 4 日开始的全国第一届艺术节期间,在沙坪坝学生公社讲的《中国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和在歌乐山讲的《文艺的欣赏》。

以上内容可参阅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一书 55 页和 106 页。

##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要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海外的炎黄子孙们欣贺春节，并愿在世界的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同胞们个个都是无私无畏地昂首挺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冰 心

（题词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月28日。）

## 我记忆中的沈兹九大姐

1934 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1935 年到 1936 年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938 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

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

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彩，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1980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不朽的！

1990年2月2日雪夜

（本篇刊载于《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 我和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 60 年的翻译工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 11 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

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 51 首，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 677 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在 1959 年和 1962 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 1963 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们的压迫，也正是为此，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

1990 年 2 月 3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0 年第 2 期。）

##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您十一月廿九日的信，早就收到了，只因春节前后，亲友来得特别多，信都写不了，请千万原谅！

我已从卓如同志那里，听说夫人仙逝。您在万忙之中，还在整理我的文集，真不知如何致谢！

您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生活，不知孩子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能帮您忙否？文艺出版社居然也和扫黄问题掺在一起，真是不幸，我看以后看稿子要小心，民族问题，尤其是“敏感”的。

我身体还好，伤腿后十年闭门不出，省了许多麻烦。我的小女儿夫妇和我同住，又有我女婿的姐姐，和我朝夕相伴，您可以放心，朋友们更常来看看我，有点忙不过来。

您寄的挂历，早收到，谢谢！因为我今年得到许多挂历，第三代的孩子们，争相夺拆，使得我都不晓得是何人寄的。

---

这封信是今天早晨写的，中间来了两批客人，以此中断，勿复并拜个晚年！

冰 心

二、八、一九九〇

## 写在政协大会前夕

北京的三月还是乍暖还寒时节。

每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都要召开大会，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亿万人民总是对两个大会寄以很大期望——尽管人民的期望在从前的大会后不一定都能兑现。九十年代第一春，国家正在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今年的大会中，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这八个大字。

江泽民总书记上任以来，一再强调当前第一重要是稳定，政局要稳定，社会要稳定。他在新年前夕，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并曾说过：保持安定团结，需要通过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倾听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正确的意见要及时加以解决，不正确的或暂时办不到的意见要给予解释。这话说得极得人心。不久前，报上公布

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文件说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提到“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要切实保障政协委员提出批评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这和共产党历来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说法是一致的。可是，过去我们的确有过“以言定罪”的严重教训，“文革”中惨痛的往事，记忆犹新。我想，这样的日子，总不会再来了！

我因伤腿，有十年之久，没有参加政协的会议了。前两年，听说政协开会时，有“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流传。去年又听说有“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顺口溜。这些道听途说的话，我都不敢深信。我相信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的：中共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是发扬民主、反映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应当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我一直认为，“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权利，“互相监督”是我们的义务。让我们民主党派在今年的政协大会上，踊跃响应中共中央文件上的号召，切实地提出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以供执政者考虑。

过了三月，就是百花齐放的艳阳天，这春光明媚的一天终究要来到的。

1990 年 3 月 3 日 阳光满室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政协报》1990 年 3 月 16 日。)

## 致 布 伦

布伦同志：

您寄的水仙花球茎四枚，早已收到，并已复信致谢，难道您没收到？

水仙都开了，并开得极好，极香。我不会写诗词，但有古人（忘了是谁）咏水仙的“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直欲托微波”，两句很好，您说呢？

我的通信处，您写的对了，匆上。祝  
好！

冰 心

三、六、一九九〇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得三月卅一日信，我觉得你该做的都做了，你说“存在就是力量，活下去就是战斗”，同时你要活下去，便得积蓄力量，多吃多睡，否则就不行了。

我有一篇稿子叫《神来之笔》，因《人民文学》换了人，我让周明改寄《收获》，收到否？请小林赏我一信，忙得要死，只写这些，千万保重。

大 姐

四、六、一九九〇

## “如果冬天来了”

《文汇月刊》的编辑嵇伟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文汇月刊，奉命在第六期以后停刊了，要我写一篇散文，算是月刊对读者的告别纪念……

这样的信不是第一封了！今年北京也停办了好几种散文刊物，编辑们向我慨叹地说：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回信说：你忘了这首词的下一句：“似曾相认燕归来”。这是多么乐观的、充满了希望的诗句！

说到告别，我觉得中国人的“告别”也比西方人乐观，来看我的外国朋友走的时候说“拜拜”——别了，而中国朋友却总是充满乐观地说“再见”。

但是，在西方，就说英国吧，诗人雪莱，在他的《西风颂》最末的两句也是充满了向前看的乐观，他从秋天一直写到冬天，还快乐地说：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遥远吗？

我要引用这两句诗，作为《文汇月刊》对读者的告别纪念！

1990 年 4 月 9 晨急就

## 我差点被狼吃了！

《儿童时代》的编辑们，叫我给小朋友写一篇《我的童年》。关于“童年”，我写过不止一篇了。现在不妨讲一段惊险的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这大概是 1906 年左右的事了，那时我的父亲是烟台海军练营的营长，我们的家就住在练营对面的一个职工家属的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是盖在从山坡上挖出来的一块平地上。我总记得每天我母亲替我梳小辫的时候，我从后窗望去，外面是一堵高高的土墙，在每一个锄头挖过的凹孔里，都长着一小丛的蒲公英，她是我一生中所结交的“花”的朋友中的第一个！

在我家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和海上兵舰通旗语的旗台，我父亲常常带着一块石板——就是我们小时候上学时用的做算术的那种石板——和一个带着两面彩旗的水兵，上旗台去跟海港里的军舰通话。

那时候的烟台东山，还是荒凉得很，时常有狼在

夜里出来觅食。我们的厨师父常抱怨说：昨天夜里盖在大鸡笼下，上面还压着一块大石头的鸡笼，又被狼顶开，把小鸡吃了。不如砌一个砖头的鸡舍好。我从来没看见过狼，也就没把这话往心里去。

有一天傍晚，父亲又带一个打旗语的水兵，上旗台去了。水兵下来半天了，父亲还在台上，我就跑上旗台去找父亲。夜色苍茫里，我听见身后仿佛有一只大狗在跟着我，忽然听见父亲一声断喝：“你快上来！”我回头看时，只见一双亮得又凉得透骨的、灰蓝的眼睛，同时旗台上砰地一声巨响，是石板摔在地上的碎声，那大狗似的，有一双可怕的灰蓝眼睛的东西，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转身就跑了。这一切只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

我跑上了旗台，父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刚才追在你后面的是一只狼！不是我砸了石板把它吓跑了，你早就让它吃了。以后在这么晚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出来，听见没有？”那时我在父亲怀里只是嘻嘻地笑着，我想象不出被狼咬着吃了是什么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却有一种“后怕”。

1990年4月12日晨

（本篇发表于《儿童时代》1990年第7期。）

## 介绍《蓝热》

《福建文学》这一期上的第二篇文章是石国仕同志写的《蓝热》(这位作家我也不认识),故事讲的是海军士兵在备航舰上,本应回家过年而却奉命到南沙巡逻。我看了顿时感到心头发热!我五岁那年,我父亲在山东烟台办了个海军练营,是训练海军士兵的营房。那时在营的海军士兵叫“练勇”,我和他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常常跟父亲走到营门口,父亲进去了,那站岗的练勇就蹲下来和我交谈,但是我终究不会知道他们日常的生活,思想和谈话的内容。这篇《蓝热》里的备航舰上的舰长,政委,和一些士兵,个个都有很强的个性,栩栩如生!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几个人物。

文章里的“我”名胡湘南,信号班长,他和元炜、道新、秋雨四个人同住一屋。如今就写他们四个人。

元炜是个喜欢打仗的战士,他听道新说:“越军最近加强了对南沙的侵略活动,我们去后难免不打

仗。”他高兴得要死，说：“战争对于军人是一种机遇，现在机遇来了，千万要抓住。”秋雨是个孤儿，是叔叔把他带大的，而婶婶却很凶狠。他喜欢看外国作品，如《百年孤独》之类。他说“海上生活太枯燥。”他喜欢躺着继承文化遗产。他说：日本人也供奉孔子，这叫文化血缘相近。又爱看相命书。被人奚落时就坐到炮盘上扯二胡，“锯出许多疹人的忧郁”。他晕船呕吐，一难受就想死。他要跳海被人“抓住裤腰带”救回来了。有人又“将”他一军，在人群中空出一条路说：“走呀，快跳海去！”他反而不想死了。道新说：“在治疗痼疾顽症方面，以毒攻毒，不失为一种良策。”

“元炜的发展方向是行为型领袖人物——强悍英俊，引无数姑娘竟折腰”。他在班会上批评秋雨说：“一，身为海军战士却没有海洋观念，这是极其错误的；二，在军舰向南沙进军的途中散布这种言论（指秋雨说过，‘我们陆地都没建设好，把南沙那些破礁收回来干啥？’被人骂他为‘卖国贼’。抄者注）是动摇军心。”秋雨当时值班没有参加会议，道新将这话告诉了秋雨，“他气得指着元炜的鼻子骂娘”。

“道新和秋雨气味相投，但他不愿公开跳出来支持秋雨，他知道得罪元炜绝对没好果子吃。”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政委要

“我”组织一场文艺晚会。这一段说的也很热闹。

“道新对晚会也不热心”。“‘我’说你嗓子宏亮天生的演唱人才”，他才同意唱首家乡小调。

“指挥部突然来电，命令我们登礁勘测。礁盘是由白色珊瑚岩组成的，全淹没在水里……如果越军开枪……”

三条越军武装舰船向礁盘驶过来了。元炜说别怕，胆子越小越危险。道新说：越军想在海上跟我们干，那是用鸡蛋碰石头。元炜说他们敢用飞机炸军舰，我们就不会炸他们的本土？

一夜过去了。

第二天，越军的小艇驶进礁盘，有三个人手拉手向礁盘中心走来。道新两手相抱当话筒，用越语喊话，意思是“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走开。”越军在礁盘上插上了一面国旗，元炜冲上去推开敌人，拔起旗杆往膝盖上一碰折成两半……于是一场海战爆发了。我们在水里开枪，尽量减少暴露部分，道新却傻乎乎地挺着胸脯。他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个部队想象着回到军港后的盛况，什么鞭炮，锣鼓，大姑娘献花、小朋友敬队礼……然而他们完全是自作多情，码头上连个人形也没有……秋雨颓废地唱道：“军港的夜呀静悄悄……”

上头有规定，立功授奖人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土政策是：活人让死人，没受伤的让受伤的，没登礁的让登礁的。

道新评上了一等……其实他在战斗中并没有什么特殊行为……这里头有点吃遗产的味道。

对评功“我”不在乎，元炜二等，他三等，秋雨连表扬都没有。

庆功会过后，舰长宣布放假三天。以后就“欢送老战友”，餐桌上加菜了。元炜复员，湘南考上了军校，大家都吃得痛快，秋雨却自盅自饮，突然咬牙切齿地叫道“八格牙路——”，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海风阵阵袭来，它送走了一代代风流，又冷峻地迎来了一批批新贵。

我觉得抄到这里可以结束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细看吧。我只感到这篇关于海军士兵的文章写得很真实，很幽默，又包含着许多哲理，很耐人寻味！

1990年4月12日

（本文刊于《中国文化》1990年12月第3期。）

## 人民外交的十六个字

十年动乱期间，红卫兵来抄我们的家，从我的书桌抽屉里，抄出许多我以文化友好访问团员的身份，在海外各地同外国朋友们照的相片。红卫兵问：“你从五一年回国后的十几年中，为什么到国外去了十几次？什么日本、印度、埃及……你同外国人干的什么勾当？”我想说：我能自己想出国就出国吗？但红卫兵们不许我开口，立刻就断定我是个“国际间谍”，并为开了一个罪状展览会，还要我自己去讲解。一进会场，迎面就是一大筐银元。我说：这一筐银元，不是我的；还有三块金手表，我说：我只有一块。他们就喝令我：“不必讲了，站在一旁听批斗吧！”我站在一旁抬头看时，墙上挂着许多旗袍，有的是我出国用治装费奉命到“红旗服装店”去做的，也有很长很大的旗袍和我的挂在一起：长统丝袜子也是如此有我

的也有大到我不能穿的……此外便是那几十张我们访问团员同外国友人照的集体相片了。这个展览会开了一个多月，招来了许多参观者。会后红卫兵们把展品退还给我，但没有那一筐银元！我把不是我的东西，如两块金手表、旗袍、丝袜等都退了回去，那几十张同外国友人集体照的相片，都已污损不堪，一气之下，我把海外友人和我自己一把火都烧成灰烬！

侥幸的是：我每次出国，回来都写过文章，如《印度之行》、《访日观感》、《广岛——控诉的城市》、《一个埃及的引水员》、《塔什干的盛会》等，在印有我足迹的地方，都在纸上留下了我的心迹。

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激动的，倒不是国外的种种经历，而正是红卫兵们所批斗的，我回国后十次出国之前，周总理对我们“训词”！

我参加过的每次出国访问团，出国之前，都有周恩来总理的召见和训话，我记得总理说过：你们出去访问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集会，不管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在言谈举止之间，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十六个字，就是“内外有别，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实事求是”。

我们在国外访问，永远心里念着这十六个字，在言谈举止上，总是十分小心，因为在国外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谈话对象，和意想不到的话题，比方说，

有些外国朋友非常客气，动不动就说：“你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世界上最初的三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都是中国人制造的。”这时我就很惶恐，在这三大发明上，火药在我们国家里只造成岁时节庆一定要放的“爆竹”，而人家已用在“船坚炮利”上了。有的外国朋友，尤其是亚洲的，往往又很倨傲，谈话中流露出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进步，都远远落在他们后面。这些对话，有时使我们惶恐，有时候我们愤怒，但是我总是本着总理讲的那十六个字，尽量从容地对付过去。

1990年4月25日

5、25 雷雨之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对外报导》1990年第4期。)

## 故乡的风采

1911 年冬天当我从波澜壮阔的渤海边的山东烟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绿的闽江边的福建福州时，我曾写过这样的惊喜的话：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江/这是我的父母之乡！

在这山青水秀，柳绿花红的父母之乡的大家庭温暖热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绚烂节日，但是使我永远不忘的却是端午节。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们的堂屋后厅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着一副祖父手书的对联是：

谁道五丝能续命  
每逢佳节倍思亲

虽然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四房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总是互相炫示从自己的外婆家送来的红兜肚

五色线缠成的小粽子和绣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这一天却是特别地沉默时，我们便悄悄地躲到后花园里去纵情欢笑。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福州城内还有三座山：乌石山、于山和屏山。（1936年我到意大利的罗马时，当罗马友人对我夸说罗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头时，我就笑说：在我们中国的福建省小小的围墙内，也就有三座山。）我只记得我去过乌石山，因为在那座山上有两块很平滑的大石头，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说这叫做“桃瓣李片”，因为它们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这两片奇石给我的印象很深。

现在我要写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个个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

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東西，健步如飛，充分揮灑出解放了的婦女的气派！這和我在山東看到的小腳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樂有天壤之別。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痛快！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也見到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農村婦女，覺得天下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村婦女，能和我故鄉的“三條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遠了！

我也不要光談故鄉的婦女，還有幾位長者，是我祖父的朋友，在國內也是名人：第一位是嚴復老先生，就是他把我的十七歲的父親帶到他任教的天津水師學堂去的。我在父親的書桌上看到了嚴老先生譯的英國名家斯賓塞寫的《群學肆言》和穆勒寫的《群己權界論》等等。這些社會科學的名著，我當然看不懂，但我知道這都是風靡一時的新書，在社會科學界評價很高。

在祖父的書桌上，我還看到一本線裝的林紓譯的《茶花女遺事》。那是一本小說，林紓老先生不懂外文，都是別人口述，由他筆譯的。我非常喜歡他的文章，只要書店里有林譯小說，我都去買來看。他的譯文十分傳神，以後我自己能看懂英文原著時，如《湯姆叔叔的小屋》，林譯作《黑奴吁天錄》，我覺得原文就不如譯本深刻。

关于林纾（琴南）老先生，我还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听到一些轶事，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梅先生说：他和福芝芳女士结婚时，林老先生曾送他们一条横幅，“芝兰之室”。还有一次是为福建什么天灾（我记得仿佛那是我十三四岁时的事）募捐在北京演戏，梅先生不要报酬，只要林琴南老先生的一首诗，当时梅先生曾念给我听，我都记不完全了，记得是：

雪作精神玉不瑕  
××××鬢堆鸦  
剧怜宝月珠灯夜  
吹彻银笙演葬花

此外还有林则徐老先生，他的丰功伟业，如毅然火烧英商运来的鸦片，以及贬谪后到了伊犁，为吐鲁番农民掘“坎儿井”的事，几乎家喻户晓不必多说了。我却记得我福州家里有他写的一副对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如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

---

上，我找到已知是福建人的有三位：方声洞，林觉民，陈可钧，而陈可钧还得叫我表姑呢。

一提起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思绪就纷至沓来，不知从哪里说起，我的客人又多，这篇文章不知中断了几次，就此搁笔吧。在此我敬祝我的人杰地灵的父母之乡，永远像现在这样地繁荣富强下去！

1990 年 4 月 29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福建文学》1990 年第 8 期。）

## 致 布 伦

布伦同志：

谢谢您的水仙花！大家都说好看。

我今作诗，只有一首私塾时老师叫写的《春晴》：

酿花天气雨新晴，蝴蝶翻飞鸟弄声。

且喜春池高一尺，晓来挥桨觉船轻。

不足为外人道，祝好！

冰 心

五、三、一九九〇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许久没通音讯了，近况如何？听卓如说您忙于家务，不知能否宽松一些？

《冰心传》看到了，有许多溢美之词，我的“第五集”大概也快出了吧？

前几天练笔，忽然想寄您几个字，卓如说您曾想要我的字，请勿见笑。如到北京，请到舍下一谈，如何？

冰 心

五月卅日

## 我为什么要写“面人郎”

我为什么要访问“面人郎”？因为他是名驰中外的北京艺人，等到我和他交谈后，又发现他是自愿学艺，而又悄悄地帮他师傅做种种杂活，使得他师傅自愿教他。他不但跟师傅学，还因为要捏戏文，而到戏园后座远远地看。虽然他面人捏得很好，可以养家活口，但解放前备受欺凌，国民党的士兵和沦陷时的日本人和汉奸，都拿艺人不当人，他过的是几十年的苦日子。直到解放了他才翻了身！

在我们谈话里，他绝口不提他在英国献艺时如何地出风头，只略略地谈到路上的经历。在我夸他成功得不容易的时候，他的答词是：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分之九十靠自己揣摩。这竟和西方的哲人一样，说：天才是十分之一的灵感，十分之九的努力。我从心里佩服他！

## 我梦中的小翠鸟

六月十五夜，在我两次醒来之后，大约是清晨五时半吧，我又睡着了，而且做了一个使我永不忘怀的梦。

我梦见：我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着的车里，这车不知道是火车？是大面包车？还是小轿车？但这些车的坐垫和四壁都是深红色的。我伸着左掌，掌上立着一只极其纤小的翠鸟。

这只小翠鸟绿得夺目，绿得醉人！它在我掌上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那高亢的歌声和它纤小的身躯，毫不相衬。

我在梦中自己也知道这是个梦。我对自己说，醒后我一定把这个神奇的梦，和这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中的小翠鸟写下来，……这时窗外啼鸟的声音把我从双重的梦中唤醒了，而我的眼中还闪烁着那不可逼视、翠绿的光，耳边还缭绕着那动人的吟唱。

做梦总有个来由吧？是什么时候、什么回忆、什

么所想，使我做了这么一个翠绿的梦？我想不出来了。

1990年6月16日响晴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星火》1990年第12期。）

## 《冰心散文选》再版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冰心散文选》，叫我添上几篇近作，并写一篇序。我觉得关于我喜欢用散文来做写作工具，在前序中已说得很多了。如果说有什么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新添的三十余篇，除了《我的老伴——吴文藻》这一篇以外，文字都比较短小，如《天上人间》一书的《序》，就只有一百五十字。这也许可以说明：一个人随着年纪和经验的的增长，使得写下来的文字，在词汇上会由绚烂而平淡，在情感上会由横溢而凝集，因而文章也会质朴简练起来。这是作者的自我感觉，不知读者以为何如？

1990年6月26日多云之晨

（《冰心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二版。）

## 序台湾版《浪迹人生——萧乾传》

李辉要我为他写的《浪迹人生——萧乾传》（台湾版）作序。提起萧乾这个名字，我不禁微笑了，他是最熟悉的人了！我说“人”，因为我不能把他说是我的“朋友”，他实在是我的一个“弟弟”。七十多年以前，在他只比我的书桌高一个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的小弟冰季（为楫）在北京崇实小学的同班好友，他的学名叫萧秉乾。关于他们的笑话很多，我只记得那时北京刚有了有轨电车，他们觉得十分新奇，就每人去买了一张车票，大概是可以走到尽头的吧！他们上了车，脚不着地的紧紧相捱坐着，车声隆隆中，看车窗外两旁的店铺、行人都很快地向后面倒退，同时他们悬空的小腿也摇晃得厉害！他们怕被电车“电”着，只坐了一站，就赶紧跳下车来。到家一说，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同我断过联系，他对我就像对亲姊妹一样，什么事都向我“无保留”地“汇

报”（他说：“大姐，我又怎么怎么了。”）干得出色的，我就夸他两句，干得差点儿的，我就说他两句。这种对话，彼此心中都不留痕迹，而彼此间的情谊，却每次地加深。他是我的孩子们的“饼干舅舅”，因为他给我的信末，总是写“弟秉乾”。孩子们不知道这“乾”字是“乾坤”的“乾”（音前），而念作“乾净”的“乾”（音甘）。所以每逢他来了，孩子们就围上去叫“饼乾舅舅”。他们觉得这样叫很“亲昵”，至今还不改口！

“饼乾”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导……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我又深深地理解他。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到过海外许多国家，以他的才干，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很舒服、很富裕地生活下去，但他却毅然地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他热爱的祖国来“住门洞”，当“臭老九”，还遭到其他的厄运，这一切，读者在《萧乾传》中都可看到，我就不必多谈了。

他和冰季同年，也比我小十岁，今年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凭他为祖国、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的晚景过得很趁心，我十分为他欢喜。但想到能同我一齐

欢喜而向他祝贺的，他的小友冰季，却已在六年前抑郁地逝世了，这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因为我想起龚定庵的四句诗：“今朝无风雪，我泪浩如雪，莫怪浩如雪，人生思幼日！”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浓阴之晨

（《浪迹人生——萧乾传》，业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版。）

##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冰心文集》（第五集）平装三包和另外一本，都已收到，其余的不忙，稿费也不忙。

您那样忙于家务，时间太多可惜了，能不能找一个人帮帮忙呢？譬如有什么孤寡亲戚。

夏热，望珍摄，匆祝保重！

冰 心

七、六、一九九〇

##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您六月二日信中说“《冰心传》第一张相片说明弄错了”，但我看了并没有错，那是1923年秋在美国照的。

您说您的孩子只知道玩。您要知道，他们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我的第三代也是如此，他们玩“吉他”，踢足球等等，不好好学习。他们的父母也没法管，反正现在上不上大学，就是这么回事，我在《万般皆上品》那篇小说中说过了。您一定要自己保重！

（第五集平装七十本另一本都收入。）

冰 心

七、九、一九九〇

## 话说君子兰

女作家李玲修在好多年前送给我的一盆君子兰，我把它供在书桌前的窗台上。那浓绿色的、剑形的、肥厚的叶子，武士般地相对列。每年两次当剑叶中间忽然露出一一点桔黄色时，家里的大人和小孩都高兴地奔走相告：君子兰又要开花了！

这实在是个喜讯。几十朵桔黄色的、五瓣聚成的筒形的花、向上开放。它们像高雅的君子般相拱而立。当花的大茎，愈长愈长，这几十朵君子兰便愈站愈高，静雅地立在那里，经月不谢！

我为此重新翻看了《论语》，因为至圣先师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有几十条。但是我读来读去觉得“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就说的是君子兰！

我以为“言”就是花的香气，“行”就是花的形象和花期的久暂。君子兰花香很淡，而花色极浓，几十朵相拱而立，能够立到几十天！它们群立在你的面前给你力量，给你鼓舞。因此我虽然也喜爱玫瑰的浓

---

香和桂花的幽香，但在数日之内，便瓣落香消，使人惆怅，而使我敬佩的还是君子兰！

1990年7月12日多云之晨

## 教师节引起的联想

《群言》的记者给我来信说，教师节又快到了，她让我说几句话。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我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在福建福州设馆授徒。我的二伯父在福州英华书院教授古文。我的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都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教过书。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吴冰和吴青，也都在北京外语学院教着英语。

我们几代人有个共同的感觉；教师生活是辛苦而又快乐的。说到底，是快乐大于辛苦，尤其是我自己，我从和学生接触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

通过教学，同时得以结识了许多天真活泼的朋友，又从我让他们写的作文中，如“自传”、“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最喜爱的人”等等的文卷里，我熟悉了他们的家世、爱好等等，又从作文后的个别谈话中，我们彼此说了许多知心话，课外的接触，也因此

而加多了起来。

我是1926年从美国进修两年后，回到北京西郊刚刚盖起的美轮美奂的母校——燕京大学，来加入国文系教师的队伍的。那年我自己也不过二十六岁；我教一年级必修课的国文，选修课的习作，还有一班是师范补修班，这班学生的年纪大都在三十岁左右，又都是男生，作文是说不交就不交，我对他们毫无办法。

在和年纪轻些的同学，特别是一年级的新生之间，我们有许多课外活动：如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心亭或石舫上聚谈、或在燕南园女教师宿舍的会客室里的约谈，都是十分自然而亲切的。十八九岁的学生们对我是无话不说，以至于让我介入了他们的择业与择婚的终身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有好几个或好几对极有成就的同学，竟然先我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些可亲可爱的名字，我不忍在这里再提了，让一个老人来悼念一些中青年人，是人生中最可悲的事！

1990年7月17日多云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0年第9期。）

## 《穆斯林的葬礼》外文版序

我认识霍达，是从读她写的《国殇》和《民以食为天》开始的。我喜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的电影剧本、戏剧本等等，我都没有看过。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穆斯林的葬礼》，我才知道她是回族，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

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着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北京有一条牛街，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还有教堂（清真寺），如此而已。

看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只有书中小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生活的那一段，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我对燕

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还是熟悉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感情的。

回来再讲这本小说，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效应”之广之深，大家知道得比我还多，我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虽然里面有些删节，我对此还是十分欢喜。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有十个民族是穆斯林，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的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关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真是“多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谚，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愿海外的朋友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90年8月18日。）

## 《关于女人》是怎样写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女人小传，是我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的时候，又闲在、又穷困，需要拿一点稿费，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的清华同学刘英士先生，正在编一种刊物叫做《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不愿以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因为我刚刚称病，退了工资，辞了“妇女指导会”的教育文化组长的职务而避居到山上来的。我说：“我不用冰心的笔名行不行？”他说：“新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我就写一些能引起读者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就用“男士”的笔名，陆陆续续地写了十六段，以男人的立场眼光，来描写了十四个女人，后来我的一个女学生来告诉我重庆的天地出版社要出这集子，我就把全文交给了她，这本书销路很广，再版了多次，而天地出版社只给了我初版的稿费。这时巴金从上海来了，便把这本书稿带到上海的开明书局去出版，并让我

写了一篇序。

《关于女人》里的十四个女人，都是有“模特儿”的：只有《我的学生》那一篇，是由三个“模特儿”组成，因为结局难写，就只好忍心地让“她”不幸地“逝世”！

我在后记中说：“我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比如我在《我的择偶的条件》那一篇的最后我说：“天哪，假如我真是一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在《我的朋友的太太》那一篇的最后也有“他向我要女儿，别说一个，要两个也容易，可是我的太太还没有影子呢”！在后记中，我又说，“我去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来接代传宗，分忧解愠，也是极可能的事——”都暗示了我的实在身世。

在这本书里我也说出了我自己对于妇女的评价，如在后记中，我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真不知道这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接下去我又说，“我并不敢说怜悯女人，但女人的确很可怜，”因为“男人活着是为着事业，女人活着是为着爱情……靠爱情来维持生活，真是一件可怜而且危险不过的事情！”底下还有许多，我懒得再抄了。总

之，就是说“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她是上帝化生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她就是这样‘无我’地、无条件地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今再回来说怎样来写这本书：因为用的是新笔名，而且用的是男人的口气，我自己觉得很自由，很“放任”，而且不时开点玩笑；不过写的时候常要提醒自己，作者是一个男人，得有些男人的动作或习惯，所以要写些喝酒、抽烟之类的事情。

总起来说，这本书的十几篇游戏文章，本来是逼出来的，而写到后来，觉得越写越有趣直到最后人家知道是我的手笔，我才赶紧刹住，也算是“见好就收”吧！

1990 年 7 月 24 日急就

（本篇发表于《妇女生活》1990 年第 10 期。）

## 致萧乾 文洁若

乾弟  
若妹：

用了三整天把你们的书看过了。我觉得洁若比萧乾要写得好，有劲。总之，我替我的小饼干弟弟感到幸福。好容易有个“窝”了，这窝还温暖得很！

其实那天有许多话要跟你们商量，到时候都忘了，有空还请来一下。这次我一定搞点“饼干”能吃的东西。吴青一家都问你们安。

冰 心

八，二，一九九〇

（此信最初发表在《上海文史》1992年第4期，文洁若：《冰心，一颗炽热的心》。）

##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七月十二日信悉，精装尚未收到，但您为什么要另寄三册呢？

其实我有许多朋友在上海，如巴金、志鹃等，寄来寄去，也没意思，我人要在上海就好了。祝珍重！

冰 心

八、十六、一九九〇

## 《长乐县志》序

福建长乐县是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曾祖父谢以达公就是从长乐县迁到福州去的。我虽然没有回去过，但我知道长乐地处东海之滨，和台湾隔海相望，和海外各地来往频繁，因而在文化、科技、经济各方面，历来都在突飞猛进，在我们过去的县志上，已经载下了许多我们的先人做出的、振奋鼓舞人心的事迹。我深信我的乡亲子弟们在我们国家的三个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会万众一心，凭借着我们长乐拥有的天时、地利、努力做出比先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使得我们未来的县志上可以有更光彩、更振奋鼓舞人心的记述！

1990年8月22日于北京

## 农历七月八日晨下雨

早起凭窗外望，看见院里小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是在下小雨了。

昨夜是农历七月七夕，是牛郎和织女双星聚会之夜。中国民间传说，七月八日下的雨，是牛郎和织女惜别的泪水。

猛然忆起一首诗，也不知是哪一朝代，哪一位旷男怨女写的：

何须泪雨洒滂沱？  
转瞬明宵又渡河。  
十二万年年一会，  
人间那有此多期？

“转瞬明宵”也是根据民间传说：人间一年，只是天上的一日。

但仰观天象，牛、女双星，明明是在三百六十天

中，七月七夕这一天走得最近！  
这日子真不知如何算法！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0年9月26日。）

## 又想起一首诗

夜半，秋风吹得窗帘簌簌地响，引我想起忘了从哪一本书上看过的一首诗。这位诗人似乎姓温，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朝代的？诗云：

秋风吹老洞庭波  
一夜湘君白发多  
睡里不知舟在水  
满床清梦压星河

“满床清梦压星河”，这句妙极！“满床清梦”形容梦中情事的丰满，“压星河”是说这丰满沉重的梦，“压”了天上星河在水中的倒影！

说到诗，我总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因为今人的诗无论多好，但没有一首能使我在半夜醒来，一字不错地背下来的。这当然和我自幼养成的“吟诗”习惯有关。

1990年8月27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0年9月26日。)

## 《梦之谷奇遇》序

女翻译家、女作家文洁若，让我为她的、以她在1987年在《花城》得佳作奖的《梦之谷奇遇》为名的散文集作序。我感到荣幸。

从翻译家出身的她，在这本散文集里，题材十分丰富，有风景，有人物。她儿时住过日本，1983年以后，她又同她的老伴儿萧乾，到了亚、美、欧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她对于这些地方的记述和描写，都十分详尽而深刻。她的记忆力之强，思路之敏捷，文笔之细腻，都使我惊叹！因为有些她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并且住过经月，如法国；住过经年，如美国，我却并没有写下多少字。

我并没有细读集里的每一篇文章，但是在第三辑里的她和萧乾的文学姻缘，我却看了好几遍。在这一段里她用了一个英文名词，TeamWork，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在翻译和创作上的切磋琢磨，用古一点话说，也就是“琴瑟和鸣”。他们共同弹奏出来的音响，

是多么协调而温馨！

我是通过萧乾而认识文洁若的，我以能结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感到欢喜，我更欣慰的是：她给了我的半生飘泊坎坷的老弟萧乾，以无边的温暖和幸福。

我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来细读这本书，它会给你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效果。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

（《梦之谷奇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 11 月出版。）

## 为福州会馆题词

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  
乡音无改，  
言无不尽  
聚议桑梓之改革，  
纵谈八闽之开放，  
亦一乐也！

敬 贺

福州会馆新楼落成！

冰 心敬题

1990 年 8 月 31 日

##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你的八月廿六、七两封信都收到了，小棠他们回来后，你让陈喜儒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听听他们领奖的一切，你得了奖，我仿佛也有了光彩。

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我手边有几万元稿费的存款，本来在遗嘱上写做为什么奖金，我现在改了主意，把这些捐给文学馆，我已和舒乙说了，他很赞同，我本来已捐给文学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我死后，我的存书也照样处理。（只怕孩子们会留下一些，如你的，老舍的等等，因为他们对你们都有感情！）

你说到杭州去，吴青也赞成，说实话，我坐着写字，谈话，一切和好人一样，一站起来，就全身都瘫了！一点劲儿没有，我真恨自己的身体……

吴冰夫妇已从美国回来，而他们的儿子（李丹）前天又到美国去进修了。陈恕也要走，也是赴美进修，只等护照下来。吴青问巴金舅舅好，小林小棠两

家人好。

冰 心

九、四、一九九〇

## 一本家长和老师们必读的书

开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苏联作家沙·阿·阿莫纳斯维利写的《孩子们，你们好！》，编辑部同仁给我送来了译本的样本。披读之下，我感到这位作者真有一颗水晶般洁白透彻的热爱儿童的心！他和六岁的儿童平起平坐地对话，他们的对话范围极广，他从儿童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来考虑对话的问题：如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快乐与悲伤，他们的需求与志向，他们的才能与期望等等。他是从理解儿童入手，然后通过和儿童共同生活中渗进了他的教育任务，使儿童从学习中得到快乐和幸福。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一本家长和老师们必读的好书。

1990年9月6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91年6月5日。）

##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昨天得您寄来的两本《中国现代百家千字文》，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其中的作者，只有十分之一是我不认识的！

您说要编“六卷”<sup>①</sup>，我赞成，卓如这些日子大概忙于党内整党，我这里也多日没来。《文汇报》及登的那篇复写件已给卓如，大概会编进去。“五卷”精装未到，我不着急！祝你好！

冰 心

九、十五、一九九〇

---

<sup>①</sup> 指《冰心文集》第六卷。

## 致 廖 玉 华<sup>①</sup>

廖玉华女士：

您寄我那张美丽的信片，已拜读。您照的我的母校的录影带，昨夜我的女婿陈恕也放给我看了，十分详细。追忆往事，不胜感慨！对于您的工作，我又极其感激。尚此鸣谢，此信仍托舒乙代转。

顺请

大安

冰 心

九、十五、一九九〇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

① 廖玉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师。

## 致 巴 金

亲爱的老弟巴金：

昨天收到了你寄来的《巴金译文选集》，真是欢喜万分！有些是我看过的，但还要看一遍！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同时我收到五月期的《良友》，上面有“八五寿辰访巴金”，里面相片真多，我看见了我和见过的你家里人。知你不喝酒，但喜饮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一起喝点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家里还是都好。吴青是天天巴金舅舅不离口，总说“你和巴金舅舅在深圳有一次聚聚多好，我和小林也去”，我何尝不想呢？但我近来身体实在越来越不行——

前几天我又收拾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和字画，送到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大盆“寿星桃”，这是宋庆

龄委员会送我的，八个人抬上楼来，花开得灿烂极了，现在不但有密叶，而且结了小桃，我客厅小，容纳不下，屋里人得不到大多的阳光，我便也请舒乙派人来拉了去，让他在你的文学馆里，得到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明年再开花时，我让陈钢给你寄相片去。不写了，今晨刚退烧。纸已尽，愿你多多保重，一家人都好！

冰 心

一九九〇·九·十七

##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文集“五卷”十一捆早收到。

只打开两捆，每捆都是精装四本，平装四本。将来有人到上海去，我一定签字送您一本精装的。匆上，祝好！

冰 心

九、廿九、一九九〇

## 《冰心近作选》自序

舒乙和周明明编了一本《冰心近作选》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让我作序。我翻看了这本集子的目录，觉得我写的东西越来越短了。（比如周明和刘茵编的追悼周总理的《天上人间》集，我写的序言就只有五十字！）

我的文章越写越短的原因，一来当然是我的精、气、神，近来更不足了；二来我认为如果几句话就能把心思都表达出来，那么也不必枉费那些文字和符号。这是我为我的短文护短，最严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我的尊敬的读者。

冰 心

1990年10月9日

（《冰心近作选》，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 致 郭 风

郭风：

兹由邮寄上一千四百元，作为捐助长乐县水灾的赈款，我不知应寄到哪里，请你代劳。此款最好用在修复小学校舍等等。数目太少了，我不好意思！

祝

好！

冰 心

十、九、一九九〇

（此信由舒乙同志征集。）

## 致 张 贤 华<sup>①</sup>

贤华乡亲：

听说十月初在福州有个“冰心创作学术讨论会”，听了真是十分惶恐！我希望我的乡亲们不把我“放大”，而是将我的创作的短处，挑了出来，好让我多多改进。肺腑之言，愿大家听取。匆上。

即请

冬安

冰 心 拜 上

一九九〇、十、十一

---

<sup>①</sup> 张贤华，1931年生，江西赣州人。1958年调福建省文联工作，历任创作组长，创作室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杜鹃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雾锁登天岭》等。

## 致 颜 学 琴

学琴同志：

昨天小汤来了，带来了您给我的信和相片三张。我写的字居然上了石碑，真是惶恐！相片我当珍藏。金近生前每出一本书，他就送我，一共有五本。他真是一位深入儿童生活的作家，成绩远在一般作家之上！想起他，我真难过！

匆颂

近安！

冰 心

十、十一、一九九〇

## 在金近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跟金近很熟，他常来，我们平常在一起开会，也常看见。我就觉得金近哪，在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里头，是一个最接近儿童的人。他写的东西里完全是儿童的语言，并且写了好多动物啦，植物啦，跟儿童对话这一类东西……金近所用的话都是最通俗的儿童语言，就这一点，我敢说他比一切的儿童文学家写得都好。就是这一点，就是最天真、最纯洁、最深入儿童生活。像我们就没有他那样的生活，他的这些生活就是跟儿童融化在一起，平起平坐地，用孩子的语言来跟孩子说话，他写出来的东西，我看没有一句典故的，没有一句成语的，都写得很通俗。我觉得我现在重新看起来，可以说我们写儿童文学的最成功的就是金近。

##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书早收到，您上次说多寄三本“五卷”，不知什么意思？我一定签名送给您，是否要多写两本？

稿费（五卷）昨天才去取，不知他们寄工商银行，也不通知我一声！以致 6 月 26 日和 9 月 20 日的款，还是因为工商银行有我女儿吴青的熟人，说“你母亲有两笔款，为什么不来取？”我是没接到通知，一点不知道，制单人名字是余振康，请告诉他这种情况。上次由邮局寄来给陈恕（一百五十元）、吴冰（一百〇五元）的款，早就收到了。我不反对他们由工商银行汇，但同时要告诉我一声。若不是吴青朋友告诉她这事，此款可能永远留在银行里！

我很好。这事请和余振康同志说一声。祝好！

冰 心

十、廿一、一九九〇

## 关于男人（之十）

### 十二 悼念金近

前几天金近的爱人颜学琴同志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封信，里面附有三张金近坟墓的照片，那坟墓是石块垒的，很庄严，上面刻着碑文，我写的那句“你为小苗洒上泉水”居然也刻上了！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

我是五二年在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讨论会上认识金近的，在谈论里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他是那么质朴，那么扎实，他讲的话从来没有“书卷气”，从来没有用过“成语”（如“虚有其表”，“胸无点墨”之类），他对儿童的了解十分深切而亲切。从谈话里我知道他从小只上过私塾，也没看过什么小说，他所知道的历史故事，都是从他的家乡浙江上虞看“草台班”的戏里得到的。后来他到了上海当了学徒，得闲时就看《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引起了写作的兴趣。他当了四次学徒，以后亲戚凑钱供他上学，他读到初中一年级就不学了。他到图书馆里借书看，从

鲁迅看到了丁玲，也看了些译文如《爱的教育》。他最喜欢的是叶圣老的《稻草人》和张天翼的童话。一九三五年他到儿童日报社工作，干的是收费寄报的零活，但又因肺病失业了。在疗养期间，他开始学写文章，写的都是当时受苦受难的学徒、丫头等的悲惨生活，也讽刺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那些腐败与丑恶。抗战爆发后，他进了重庆儿童教养院，还做了难童孤儿的教养人。同时他在重庆又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许多作家，如夏衍、刘白羽，翻译家如戈宝权等。在许多朋友中他特别喜欢徐迟，因为徐迟关心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好的就称赞，不好的就当面指出。一九四六年他又回到上海，又写了好多篇杂文，在《文汇报》和地下党的刊物上发表，也受过压迫。全国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后调到作家协会。这时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入生活，他到小学校里和小学生一同生活，一起去动物园，一同上课，一同游戏。他还到北京西郊温泉村，参加海淀区农业合作化工作组，在一所小学校里住了一年。他和孩子们一起逮老鼠，发现了一个灌了七八桶水还不满溢的老鼠洞，里面藏满了至少有七八斤的老玉米等等。总之，他一面把自己当成儿童中的一员，一面写小说和诗歌，讲的都是儿童所熟悉、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花、鸟、虫、鱼……

他每出一本集子，一定送给我，而且在扉页写上许多祝词。我书架上有《春风吹来的童话》（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金近作品选》（一九八〇年十月）；《他们的童年》、《大毛和小快腿》（都是一九八二年七月）；《爱听童话的仙鹤》（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最后的一本是《童话创作及其他》（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扉页上还写着：“冰心同志：愿这本小书带上我的心意，愿你像松柏常青，健康长寿。”

写到此，我呜咽了。像我这块不可雕的朽木，居然活到了九十岁，而能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作家金近却不幸早逝了！

我不是以儿童文学作者的身份和心情来写这篇“悼念”的。因为我不配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的那本《寄小读者》，因为离开了儿童，越写越“文”，到了只可“静读”不能“朗诵”的地步！因为朗诵出来，儿童一定听不懂。不像金近，他是一个不但热爱儿童，而且理解儿童的作家，他写的作品都是对小孩子说的大白话！

1990年10月2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1期。）

## 从“随”字想起的两段谜语

《文汇报》记者让我写“随笔”二字，我忽然想起一段谜语：谜面是：“上有一半，下有一半，中空一半，除去一半，还有一半。”猜一个字。这个谜语大概是我十岁左右在家塾附学时，一位堂哥哥讲出要我们猜的，他是从书上看来。我们七八个孩子在纸上画来画去，谁也猜不出来。后来他向我们公开了，说：“就是‘随’字”。说来还真有意思！“上有一半”意思是：上头是“有”字的一半，是“ナ”；“下有一半”，意思是：下面也是“有”字的一半，是“月”；“中空一半”，是：当中是“空”字的一半，是“工”；“除去一半”，是“除”字去了一半，是“阝”；“还有一半”是“还”字有一半是“辶”；把这些一半拼起来，就是“随”字。不到十岁的我，就是因为这段谜语，而把“随”字，牢牢记住了。

猜谜真有意思，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大概廿一岁左右吧，有一次我的大弟的同学向他提出一段

《西厢记》故事的谜语，叫他猜《孟子》里的一句话。谜面是：“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栖，夫人有病头难起，一炷香，卜神祇，薄暮日沉西，虽有约，负佳期，张生长别离，错认了白马将军至矣。”我对《孟子》不熟，而我的二弟（十四岁）那时正在中学里，背诵《孟子》，他想来想去说：“谜底一定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我们细细一对一想，都拍起掌来！

1990年10月29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91年1月9日）

## 关于“冰心儿童图书奖”

我的朋友葛翠琳女士在北京少年儿童图书研究社设立了一个“儿童图书奖”，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使我这个不曾为这个评奖尽过一点力量的人不胜惭愧和感激！

这个评奖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我因腿病不能赴会，但我听说有 28 种图书获奖，名誉主席韩素音和副主席胡絮青都讲了话，情况十分热烈。

我认为这个评奖是鼓励儿童文学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使儿童文学的作家、画家和出版社，都有努力的方向和期望，我祝愿将来每年一次的“冰心儿童图书奖”每年都不断地“更上一层楼”！

1990 年 11 月 1 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90 年 12 月 1 日。）

## 致 刘 麟

刘麟先生：

示悉，实秋晚年没有信给我，事情都由他女儿梁文茜（在北京）转达，我手里也没有他的信。

我追悼实秋那篇文章，是否可以作序？（见《关于男人》末一篇）。匆上。

祝

好！

冰 心

一九九〇、十一、十五

（此信由舒乙同志征集）

## 《高士其全集》序

假如儿童文学作者是儿童精神食粮的烹调者的话，那么，高士其就是一位超级厨师！

高士其是文藻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他比文藻小两班。听说他原来的名字叫高仕祺，是家里给他起的；他嫌“仕”字是做官的意思，“祺”又带“金”字边，也很俗气，他自己就把“人”字、“金”字边旁都去掉了，于是他的名字就叫高士其。

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因做“脑炎病毒”研究，试管爆裂，使他感染了病毒，得了脑炎后遗症，造成了他肉体上的残废，而作为儿童科学文艺的作者，他却坚强地走在许多健康人的前面！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力以赴地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等方法，写出深入浅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欢迎。

高士其的儿童文学著作，不论是文是诗，都是科学、文艺和政论的结晶，他说过：“科学文艺……失去了文艺性，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它的吸引力，正是帮助他们从乐趣中获得知识。”

他的作品，如《菌儿自传》、《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的大菜馆》、《抗战与防疫》等，都是儿童科学文艺中的杰作。

我在《〈1956——1961年儿童文学选〉序》中曾说过：“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因此，为要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讲究我们的烹调艺术，也就是必须讲求我们的创作艺术。”我写这段文字时，心里想的就是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的创作。

高士其全集的出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希望我国的青少年，多读高士其的书，学习高士其精神，健康成长起来。

冰 心

1990年11月20日阳光满室之晨

（《高士其全集》，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 为金陵明月奖征文大赛题词

炎黄子孙就是喜爱明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明可爱人如月”，“一星如月看多时”……写明月的散文，更应该会一呼百应，千山雷动。

预祝

金陵明月奖得到圆满成功！

冰 心

庚午仲冬

（本题词最初发表在《青春》1991年第4期。）

## 致 蔡 德 亿<sup>①</sup>

德亿先生：

来示及相片报纸均拜领，十分感谢。金近先生生荣死哀，我替他高兴！勿上。

祝  
公安！

冰 心

一九九〇、十一、卅

---

① 蔡德亿是金近故乡浙江省上虞县政协秘书长。

## 致 王 一 地

一地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金近评论会弄得那么好，我高兴。我给《中国作家》写了一篇《悼念金近》，明年一期可发表。

祝您  
新年快乐！

冰 心

十二、九、一九九〇

## 话说我的名字的写法

我自己在书信末尾或在文章题目下面的署名，都是“冰心”，是“水”字左上侧加一点的“冰”。这样写法是有根据的！我小时候看到一本书上有一副对联，上句是“冰冷洒，一点两点三点”，下句是“丁香花，一头千头万头”。我就记住“冰”字应该是一点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用铅字印出来，“冰”就变成两点水的“冰”了！

我用一点水的“冰”，为的是给人签名的时候，只需在一直杠左上侧再加上一点，就可以龙蛇飞舞地，写成冰心两字，再方便省事不过。

所以每次在报纸或刊物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署名总是“冰心”，便似乎觉得这篇东西不是我写的！

伟经先生来信，要我替《随笔》写文章，我十年不出，眼不见，耳不闻，真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在自己的名字上下工夫，写下这几百个字，说明我这人还活着！

1990 年 12 月 10 日阳光满室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1 年第 2 期。)

## 给《福建日报》副刊编者的信

原编者按：最近，九十高龄的著名作家冰心为本刊出刊一千期题了词。我们给她复了信，把不久前在福州举行的“冰心文学创作七十年学术讨论会”有关报道的剪报寄给她，并请她为家乡省报副刊写一篇文章。本月十日老人家亲自给本刊编者复了信。现将此信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先生：

示悉。您让我为《武夷山下》写文章，我认为不如写封信，会更自由、更亲切一些。

这次故乡的文联、作协和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我办一个创作学术讨论会，还从各地请来了好几位专家学者来参加。这件事使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您们为了我在几十年中写下的几篇短小的、所谓的“创作”，而举行了这么一个消耗了许多精神和

物质的大会，请让我说一句道谢的，引用北京最新的一句歇后语，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我的小女儿吴青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她得到了许多礼物，特别是福州的特产漆器，还对我诉说她的终身不忘的遭遇，比如她到长乐赤峰镇（即金峰镇——编者）去拜谒我的祖居时，居然得到“鸣放鞭炮”的迎送！这是她以前和以后都不会得到的、这样盛大的迎送仪式！她是一个在中国北方长大的女孩子，虽然也到过欧美各国，但对于山清水秀榕绿花明的、她的母亲的故乡和她母亲的乡人对她的深情厚意，这些背景和人物，将永远铭刻在她的心版上！

我的好友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就比她能干多了，他不但会说（他在会上把我吹“爆”了吧？）而且也会做。他买了许多福州特产如光饼（我有半个世纪没有吃到又脆又香的光饼了）、桂圆、福桔等，还照了许多相片。他说长乐十分富庶，长乐的孩子的衣着打扮，都不在北京的孩子之下。又说他在福州吃过许多名贵的他自己不花钱的海鲜。他谈得眉飞色舞。我觉得他这时高兴而幽默的表情，真像他的父亲老舍先生。

在这里，我愿通过《武夷山下》，向我的乡亲们深深地道谢。你们把一个在福州居住不过两年多的人，“放大”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一生九十年中从未

---

想到的最大的光荣。

冰 心

1990年12月10日雪晴之后

(本篇发表于《福建日报》1990年12月31日。)

## 新春寄语

——愿《民主》同人有话就说

《民主》编辑部寄来 1990 年 12 期的《民主》月刊。我从头看了一遍，深深地感到我们真有好几篇“吐出心声”的好文章！

首先是易梅同志的《对教育的一点思考》，就觉得他替我倾泻了一腔心事！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我请求》，也是为中小学教师请命的文章。文章倒是登出了，但是却删去了一些片段，例如我引用了一段日本文部省的一条公告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要在一般公务员之上。”为什么要删？为什么我们不能和日本比？日本的科技、经济为什么这么发达？正因为他们重视中小学教育，重视教师和人才。日本一个小国，土地和我们的四川省差不多大，人口也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资源也比我们少得多。为什么今天他们

敢和西半球的、强大的美国比高低？只因他们重视教育，人才辈出。名师出高徒，教师们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能当个人才来使，都能创作。只举一例子，我伤腿后，十年不出门，便有许多朋友来看我，来了一定照个相，我问他们用的是哪一国的照相机？一百个之中，只有两架是中国的！只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人民币有多少流到日本去！

我还听说因为师范大学是不交学膳费的，投考的学生较多，但是毕业后，愿去当教师的却很少，因为教师工资太低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就都想去搞旅游或去就其他职业。去教书的只是找不到其他职业的人。我记得我看到我的小外孙的作文本，教师给他写的批语中就有错别字！

听说近来的情况是好多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也增加了，住房也盖起来了，我很高兴！人民是最实际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每一次施政方针里都提到，只有真正重视了，人民才真正把话当话。

往下又看到李贻训同志写的《“肥”与“瘦”》，提起周总理是如何地“自奉俭薄，艰苦朴素”，而现在有的人，是只有个人之“肥”而无天下之“肥”等等，我就不往下抄了。我记得我十岁左右，看到那时民办的报纸上有一副对联，是：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百姓饥

大概当时的宰相是安徽合肥人，司农是江苏常熟人，这副对联充分发泄了人民对官“肥”民“瘦”的痛恨！

在姚砚库同志写的《读“无逸”有感》中也有好些是我一直想说的话，如说某些党政领导“或非进口豪华车不坐，互相攀比，以致车辆超编、滥用、私用、浪费，以车谋私现象严重”。

我自1980年伤腿后，闭门不出已有十年之久。但我每月都到北京医院去做一次体检，在走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人民大会堂门前停的小轿车，都是“奔驰”、“皇冠”等等，从前周总理和胡耀邦同志坐的红旗车，几乎没有了！我想若是用买这么多的外国车的外汇，去改进“红旗”的构造，那么我们的官员们也可以和印度、泰国的官员媲美，因为我知道他们从来不乘坐外国的轿车。

我认为这期《民主》办得很好！我常说，我们有和执政党“长期共存”的权利，就该尽上“互相监督”的义务。我们要做对他们“促进”的诤友，不应该做一个只懂得“握手，举手，拍手”的被人漠视的，无足轻重的所谓朋友！

1990年12月27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91年第2期。)

## 致 铁 凝<sup>①</sup>

铁凝：

你真行！会写文章还会画画。这是我外孙陈钢照的相，他让我把它作为贺片。我还好，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呢？匆祝新年好！

冰 心

十二、廿二、一九九〇

（此信见铁凝：《您的微笑使我年轻》，《长城》1991 年第 1 期。）

---

① 铁凝，女作家，河北赵县人，1957 年生于北京。1975 年高中毕业赴河北农村插队落户。1979 年调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组编辑；1980 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玫瑰门》等。

## 致 颜 学 琴

学琴吾友：

贺片和兰文先生的文章都收到了。我在《中国作家》上也写了一篇悼念金近的文章，我实在想他！

我很好。

祝您

新年如意！

冰 心

一九九〇、十二、廿六

## 致 宫 玺

宫玺小友：

你的信使我惭愧。

吴青回来很好，她又开始忙她的代表事！我很好。此片代我和我爱猫给你  
拜年

冰 心

十二、卅一、一九九〇